

藏民的家屋與家屋內的社會動態： 以雲南五境通珠聚落為例

余舜德*、郭奇正**

藏族的建築及家屋的象徵意義曾為許多學者研究過，¹ 這些研究深入呈現藏族建築的型式、建築過程、各地特色、藝術價值及這些特色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但很少觸及藏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建築的空間，或生活在家屋中的成員在藏族獨特的建築內所呈現的社會動態 (social dynamics)。從如何使用建築內部空間、誰可以（或不可以）使用哪個空間、使用的方式與家庭成員間流動的關係等觀察，可以讓我們從人類學「實踐」的觀點，瞭解藏族親屬及社會的組織特色，並深入探討這些組織的成員間之互動情況——也就是本文所謂的「社會動態」。本篇論文即從藏族家屋內火塘邊的社會動態來呈現藏族的親屬與性別關係。

五境通珠

通珠聚落位於雲南西北金沙江峽谷海拔約 2800 公尺高的山上，屬於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原中甸）縣的五境鄉中的霞珠村，由魯魯格及余色兩個社組成，33 個家戶共有人口兩百多人，都是藏人。從地圖可以清楚看出，通珠位於香格里拉縣城的南方，兩者間的直線距離並不遠，但中間相隔著一座五千多公尺的高山，村民到縣城參加年度騾馬大會時，仍會徒步翻過高山前往。位於半山腰的通珠是人居聚落的最高點，產業道路盡頭即通珠的入口。因為與金沙江邊鄉公所所在地的五境及通往最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東海大學建築系

1 如馬麗華 2002《西藏寺廟與民居》（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楊嘉銘、越心愚、楊環 2003《西藏建築的歷史文化》（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徐宗威編 2004《西藏傳統建築導則》（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近城市（香格里拉與麗江）的公路有著一千公尺高度的落差，加上產業道路近年才通車，位處偏遠的通珠較少受到江邊之漢族或下遊之納西、白族的影響，² 雖然位於藏族文化區的邊緣地帶，建築、宗教及日常生活各層面仍保持顯著之藏族文化的特色。

建築過程與家屋格局

通珠的藏人以三層的家屋為理想。第一層豢養牲畜，第二層為住家主要的活動空間，第三層則以經堂、活佛來訪時住的房間為主要的空間安排。不過若無足夠的資源蓋三層樓的家屋，他們會先蓋兩層樓，將經堂暫時安置於第二層，並於累積足夠資源後再添加第三層，因而建屋的過程有時可以持續數年，甚而數十年。³ 蓋一棟新的家屋需要累積相當多的資源，除了聘請工人、購買建材所需的現金，亦需於一兩年前即開始準備木材、整地，並養豬及囤積糧食於建屋時提供食物給工人及來幫忙夯土的親戚與村民食用，因此新分家或較貧窮的家戶多只能先蓋兩層樓的家屋。有時亦常只完成外殼，內部的隔間及裝潢，尤其是需聘請細木工人雕刻的經堂、水缸櫃及火塘旁的神龕，常都只能先入住，於將來累積足夠資金，再聘請工人逐步完成。通珠中有數家已經入住數十年的家屋，其經堂仍只完成部分裝修，說明著此地家屋常經歷漫長的建築過程。

通珠的民居建築都由外部的土牆及內部的木架結構組成，相當堅固、耐久。筆者於田野時，即住在通珠最老、已有六十多年歷史的建築中（請看圖 1）。一般建屋由整地開始，而後由石匠先於土牆結構下方砌石，建一約半公尺高的地基，而後即在其上夯土（此地叫做春牆），牆壁厚度依建築大小、高度而異，一般三層樓的建築需要

2 金沙江邊藏族的建築已明顯受到納西的影響，許多新建家屋採用合院的設計，將原本集中於四方土牆建築型式之各空間分散到合院格局中。但在內部空間使用上，尤其是類似火塘間內部的空間設計與原本非常相似。

3 和中甸（香格里拉）城附近普遍兩層樓的建築比較，五境與中甸家屋的差異可能主要來自環境的考量，通珠人認為三千多公尺高的香格里拉冬天常下大雪，三層樓的建築容易攔住飄雪而於家屋四周留下大量積雪，通珠因在峽谷半山，冬季一般雪不會下太多。另外，他們也認為，香格里拉較為平整的高原地形容許較大地基，兩層樓即已夠用，通珠只能蓋在山坡地，欲有大地基則需大費周章。

一公尺厚的牆壁，往上「收分」，到三樓時，約 80 公分厚。動工前，主人需先至通珠及鄰村的近親家，邀請各家派人前來幫忙。若以 40 人左右的人力計算，通珠的民居約需十天的夯土時間。一般由女人用竹篾揹負泥土，男人拿約與人等高的木槌舂牆。舂牆前，木工先將檔土的模版架設好，再將土填入，夯實，並依舂牆進行的狀況，將門框、窗框依高度安置於適當位置。通珠的建築由四面土牆構成，待土牆舂到一層樓高，再於內部架設木架結構，以進行二樓的土牆工程。樓層於木樑上搭建兩層的木板，中間亦填入泥土作為隔絕，如此一樓豢養之牲畜的味道不會直接飄至樓上。其後再往三樓發展，等三樓舂牆與斜頂木架上排放好木瓦，並於最邊緣一排木瓦置壓瓦石，一棟土牆木架結構的家屋外殼即大致完成，如此方才進行內部的裝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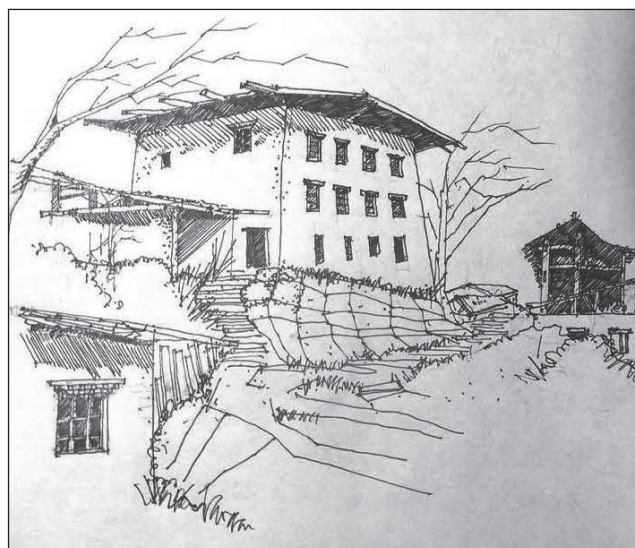


圖 1 通珠藏族家屋的外觀（郭奇正繪）

慶祝新屋完成時所唱的歌清楚描述此建屋過程之片段：

今天良辰吉日，時間好，日子吉祥
請喇嘛來念經、做儀式，就可以動土
有學問的人（指石匠、木匠）來畫線，用鋤頭來挖地基，
揸石頭牆角放石基，小石頭塞石基細縫

用木板做牆板，牆板用木釘固定
牆板架子用竹子綁緊，牆板中間放入一木桿
男人舂牆、女人搨土
領隊拿起木槌夯土⁴

家屋內部的木架結構相當程度決定了家屋內部的格局。此地家屋無論大小皆是 16 柱（也就是各面四柱）（請看圖 2），內部格局也與這 16 根柱子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迪慶地區藏民的棺材是正方形的，所以屋內全部的房間或四根柱子所區隔出的空間皆避免出現正方形。也因此，這 16 根柱子之間不是等距出現，而以中間三根柱子之間的距離較短，兩側較長，如此任何的隔間型式皆不會出現正方形的空間。此地藏族非常講究漢族所謂的「風水」，雖然藏語並無類似漢語之風水的詞彙，但是藏民從「吉祥」、「聚財富」等觀點對建築方向、內部格局的考慮，實和漢族的風水有類似之處，當地熟悉漢語的藏人也以漢語之「風水」一詞說明他們在建構家屋時的考量。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乃是各個門及窗戶都不會正對，就是避免家財流失的考量。而活佛及高僧則擔任卜卦者的角色，通珠人蓋家屋前一般都需請活佛幫忙卜算適合此家的方位，雖然活佛所卜算大致類似，虔誠的通珠人仍會重複請附近幾位活佛及高僧幫忙卜算。筆者與通珠所屬之來遠寺的住持活佛請教的結果即顯示，活佛主要乃確認家屋第一層牲畜進出的門或豢養牲畜圍牆上的大門是否向著東方，因太陽及月亮從東方出來，象徵著財富從此進來；⁵ 活佛若受邀請到現場，則會進一步確認一些環境的因素是否會影響家屋的安全。雖然家屋方向的選擇其實可說已成慣例，虔誠的通珠藏人仍會到活佛處請示，亦常請活佛到現場給予指示及加持。

4 此首歌一般在新房落成的慶祝晚會上唱，通常在賓客們唱完起頭的吉祥歌後，由老人帶頭唱此歌，帶著較年輕的賓客，繞著家屋的中柱，一邊唱一邊跳。新屋落成的歌相當長，不同的段落尚須配合特定的舞步，從如何建屋開始到為家屋祝福，可以歡唱數小時。

5 通珠的民居因山坡而建，因應地形，有些建築可將人與牲畜的門分開，牲畜從一樓的大門進入，而於另一端開啟直接進入二樓的門；一旁地勢略寬闊者尚可圍一個小院子，方便餵養牲口；有些因為地形限制，而只能有一個門同時供人畜出入。重要之處則在確認牲畜（或人畜共用）的大門面向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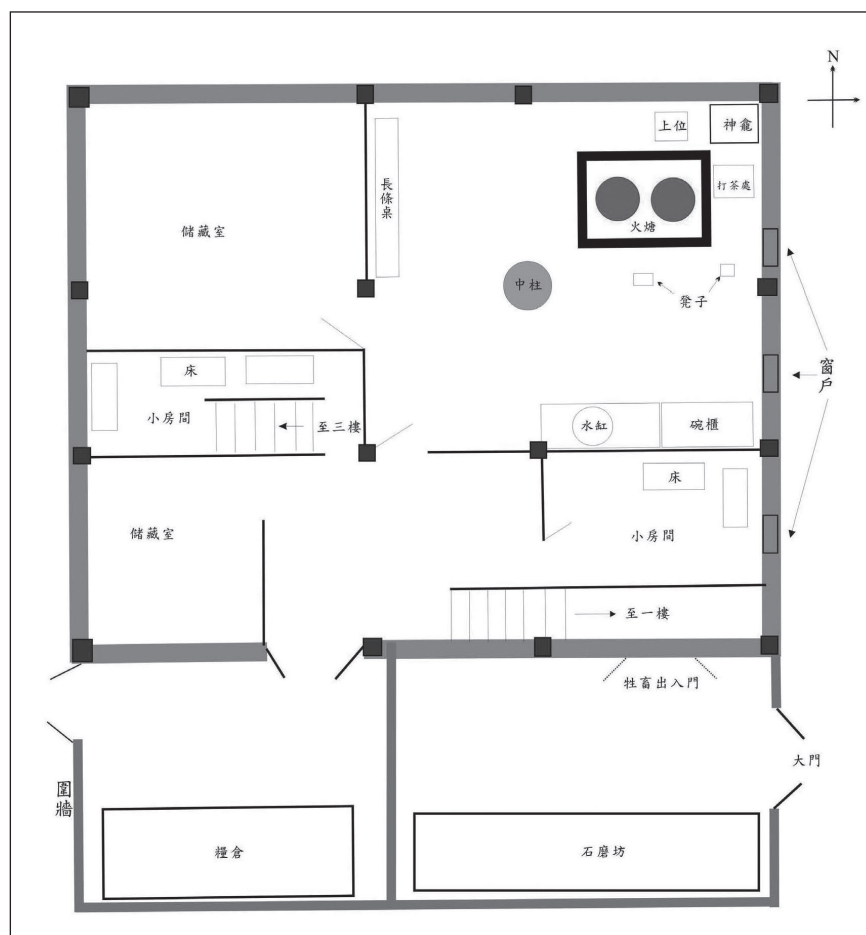


圖 2 通珠藏族家屋二樓內部及院子示意圖（余舜德 繪）

待大門因應地形並依面東的原則確認位置後，接下來即可規劃人進出之門的位置，並因而確認二樓的格局。通珠的民居因為多沿山坡而建，可藉著山坡於二樓牆壁開道門供人出入用，家人進出可以直通屋外的小路，而不需經由牲畜居住的一樓。照片一即可見此家於北側二樓開一方便家人出入的門，而另於東側一樓開一牲畜出入的大門。照片二則可見開於一樓的大門，人與牲畜共用此通道，人員通過牲畜住的一樓，再沿樓梯上至人居住的二樓。這個門通常較矮小，方向的選擇上以方便為原則，不若大門有象徵上的考量。進入後有一置放農具、農物的空間作為內外的緩衝，再隔一門進入主要生活的空間。



照片 1 利用山坡地開一方便家人出入的門直通二樓，另於家屋東面（照片背面）的一樓開一牲畜進出的大門。（余舜德攝）



照片 2 因無腹地，人與牲畜共用一門出入的情形。（余舜德攝）

二樓火塘所在的房間，此地藏語稱 $t^h\text{on}^{44}\text{-non}^{44}$ 者，乃是家屋中最重要空間。 $t^h\text{on}^{44}$ 乃是「房子」的意思， non^{44} 指裡面 / 內部，所以這個被漢人稱為「火塘間」乃至「客廳」的空間，藏語乃指家裡面主要空間之意。此為家人煮飯、做事、待客、進行儀式及休息的地方，可謂是一家人除了早晚到經堂禮佛外最主要的生活空間。過去一家人晚上亦睡在此，男女分睡於火塘的周邊。不過近年來因為年輕人喜歡住到小房間中，原本當作儲藏的小空間常被充當臥室，供年輕的一代（如年輕的夫婦及小孩，或年紀已屆青春期的孩子）使用，而留老人睡於火塘間中。



照片 3 火塘間內火塘與神龕。神龕左側乃「上位」，前方為打茶處。（余舜德 攝）

火塘間內有幾個重要的部位——火塘、中柱、水缸櫃與碗櫃。從圖一可見，通珠的火塘 ($[t^h\text{o}^{22}\text{-k}^h\text{a}^{44}]$) 位於進入火塘間的門之對角處，通珠家屋內部的格局首先在於確認火塘間的進門位置，而後火塘、火塘角落的神龕、對面的水缸櫃及碗櫃、側面的糧倉及儲藏室等相關位置才能夠決定，並依柱子的位置隔間後，即出現相當類似的格局。火塘位置可能與社會階序及防禦的因素有關，坐於靠牆火塘邊的人可以清楚看到進出的人員，尤其是位於門之對角位置者，此亦是尊者的位置，被稱為「上位」 ($[k\text{wan}^{22}\text{-t}^h\text{o}^{44}\text{-ta}^{21}]$)，一家的家長平時即坐於此。解放前土匪多，火塘間的窗戶多很小，所在位置也不會在火塘邊，如此土匪無法從外面拿槍直接射到坐在火塘邊的人。過去小窗戶多用木頭窗，若關起，經由細縫提供之微弱的光線也讓闖入者一時難以看

清房間內部的情況，使火塘邊的家人有反應的機會。長方形的火塘邊緣由木質細密紮實、不會受火燃燒之紅豆杉木框起，內置砂石撲平，上面放兩個鐵三腳（[se⁴⁴-nt^ha²¹]），一為燒煮人吃的食物，另一用來準備牲畜的食物。通常家人進入火塘間後即圍著火塘席地而坐，或喝茶、聊天、或吃飯、整理農物，若有客人來，則拿出內裝稻草由米袋做成的扁平坐墊放於上位待客。

中柱（[pi²²-ka⁴⁴]）是火塘間內的另一個重心。中柱雖可謂位於此空間的中心，但因前述避免出現與藏族棺材類似之正方形空間的忌諱，中柱並未落在中心點，而略偏向糧倉，中柱略偏向糧倉也容許火塘周圍有較大的活動空間。中柱特別選擇較粗壯的樹木，砍伐及建築時亦有儀式性的安排，說明著它被賦予之象徵上的顯著性。在結構上，中柱雖然具有承接屋內大樑的意義，不過它並非是一根通天柱，而是各層相接而成；只有火塘間這段特別粗且是圓形，相接之第一層及第三層的柱子剖面常是方形，且都較為細小，在下之方柱較為細小也說明位於中段之中柱特別粗壯的原因並非因為承重的考慮，但它的確是火塘間承接四根大樑的中心，在視覺的象徵意義上顯得特別顯著。有說，它象徵著一家的主人，背負著一家的責任，因而其大小，也象徵著主人的地位及能力。在過去，各家會衡量自家的狀況選擇中柱的大小，太大有不知量力或承擔不起的問題；太小，又有限制了一個家的發展之可能。因而中柱大小的選擇，需和一家主人的能力地位配合方才適當。筆者於通珠住於過去的富人家，火塘間的中柱乃全村最粗壯者。

中柱亦是家中進行儀式的中心。於重要慶典如過年、結婚及新屋落成時，家人及客人即圍著中柱唱歌跳舞，依場合，由老人帶領唱說吉祥話，家人及客人則牽手隨著老人帶動的歌調、祝詞及舞步，繞著中柱跳舞。

火塘邊則是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空間。火塘呈長方形，上位的一方較長，新屋落成時，家人需於火塘邊上座靠神龕的角落埋入象徵著財富之曬乾的莊稼（青稞、玉米等）及珠寶等物，而後才能夠搬入。短邊為打茶處，打茶的用具及材料——煮茶的陶罐、打茶筒、裝鹽 / 茶葉 / 酥油的盒子、及裝青稞粉的糌粑盒——都放於此邊，因為象徵一家財富的物理藏於打茶與上位處交接的角落，此處不准人從其上跨越；若欲從上位移到打茶處，則需繞過火塘。火塘上方常從屋頂掛下一個架子，家人將分離出酥油後之牛奶，經發酵、過濾、曬乾後製成的乳渣置於此，藉著煙火將其燻乾。

火塘上放兩個大的鐵三腳，起兩個火，一供煮茶、煮飯，另一煮牲畜吃的食物。飯前，主人會灑一點茶、食物於鐵三腳上，以祭拜灶神；另亦準備一點食物丟在家屋外地板上，給外面的牛鬼蛇神。

神龕則面向「打茶處」的方向。此處神龕不放佛像，而常放置活佛或上師的照片、插松枝的花瓶、供清水的小杯與香爐。文革期間，各家更是將毛澤東的相片放於此。今天通珠仍有多家缺少正式的神龕，而將毛澤東的月曆照貼於牆上，下放一小矮桌，置放香爐等物。家人早晚各一次燒香祈福，並更換供佛的清水。

通珠藏族一般有內外兩個糧倉，屋外用井干式楞木互搭的小糧倉放置收穫後尚未處理的莊稼，火塘間旁的小房間則放置處理好可食的食物，尤其是磨好的青稞粉、麵粉及購買的大米等。過去青稞是最主要的食物，每家都會有一個裝青稞麵粉的大木櫃，現在青稞雖然仍是山上最重要的作物，但是大米的重要性也逐漸增加，常是晚餐的主食。尤其近年因為金沙江上游水土保持的需要，政府推動「退耕還林」政策，提供滇南的大米作為補償，大米因而更成為此地日常飲食的一部分。此房間沒有窗戶，土牆提供之隔熱效應，加上不透氣、陰暗的空間及高原乾冷的氣候，使得此房間有若一個低溫冷藏室，為一相當好的儲存空間。

其餘幾個小房間過去一般用來儲藏農具、馬具及木作工具，現在年輕的一代則常將之當作臥房。通珠一般有兩個這樣的小房間，在名稱上沒有區別，通稱做 sa²²-zɔŋ⁴⁴。無論小房間中原本是否有鋪放木地板，現在都睡在木床上。

三樓的格局則和二樓之火塘位置、16根主柱的位置及經堂方向的考量有關。二樓的火塘位置上方會留一與火塘大小相近之煙囪，這個煙囪通到三樓後直接將煙帶到屋頂，因二、三樓相通，所以火塘方向、位置定下後，三樓煙囪的位置也固定下來，且佔據相當的空間。從圖三，我們可以看到煙囪的位置，並從圖可以得知與二樓連接之柱子如何規範著三樓可能的格局，因為三樓最重要的是經堂（[he⁴⁴-la³³-koŋ²¹]），經堂的位置定下後，即可考慮活佛來訪時住的房間及法會時準備食物的灶房之位置。據筆者寄居家之主人（當地活佛的上師）指出，經堂一般會考慮面東（也就是讓佛像坐西朝東），如此禮佛時乃是向著西邊所代表的西方淨土朝拜，這是理想。通珠亦出現一些朝西的經堂格局，這些建築西側土牆多不封閉，而留出一個大窗戶的空間，因而出現一個內凹之類似「陽台」的空間，圖四前方可見較簡陋之二樓的家屋，圖四中間

兩棟，位於三樓處即具有類似陽台的設計。如此經堂的門打開即可面對較為開闊、明亮之山谷（而非背面的山坡），這樣的安排可能與通珠的環境有關，筆者寄居的家屋面對東北方的經堂外原本亦有此「陽台」的設計，但後來因為冬天下大雪時容易飄雪入屋中，而決定將此處空間封起來。不過村民較少會將面西的設計歸因於環境的考量，而多以活佛的指示為解釋。經堂內最主要的安排乃雕刻精美的佛龕及兩旁的經書櫃，並於其前角落設一活佛的座位，一般民家多以傳統之 20 公分左右高度之四方形木製台子上鋪類似地毯花紋與材質之「卡墊」而成，活佛來訪時，即坐在此位接受家人的禮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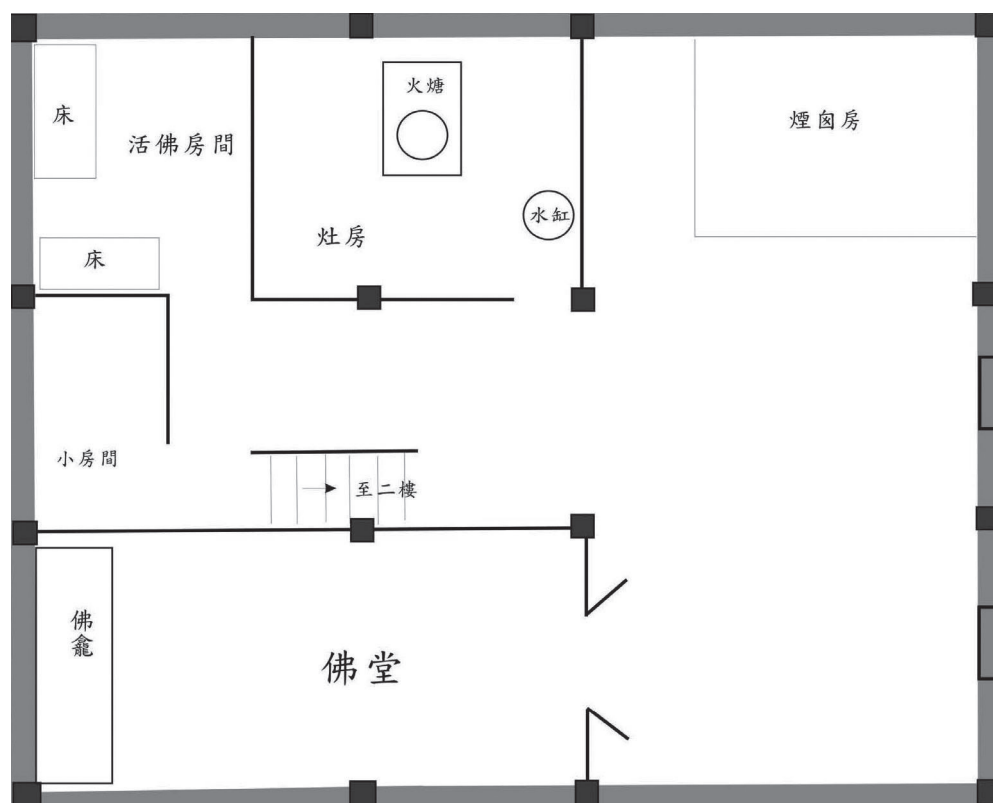


圖 3 通珠藏族家屋三樓內部示意圖。(余舜德繪)



圖 4 通珠兩種主要家屋型式（二層，於前方；三層，中間兩棟）。（郭奇正繪）

經堂的位置確定後，活佛的房間及另一灶房（[t^ho²²-tj^hoŋ⁴⁴]）則依方便安排，空間大者有時亦會在活佛房間旁安置一個小房間，讓家中的喇嘛住，活佛來訪時亦方便照顧。三樓可說是一個神聖、尊貴的空間。活佛來訪時並不進入二樓，而直接上到三樓的經堂中，晚上若住下，也會住在三樓特設的房間中（藏語稱為 [zen²²-noŋ⁴⁴]），只有在離去前給這個家與家人祝福時，會於下樓時打開火塘間的門，灑青稞，並給予祝福之語。類似地，高僧來訪，一般也會請他直接入經堂，法會進行期間，喇嘛們也多留在三樓，家人會在三樓的火塘間燒煮食物；活佛及高僧多在經堂中吃飯，其他的喇嘛則在三樓的灶房或其他開放的空間。

廁所也設在三樓，村中有四戶有廁所，多以吊掛方式突出土牆之外。此為特別為活佛及高僧準備的廁所，家人一般少使用。另有一家沒有廁所，但特地在三樓土牆另開一個門，並在外搭一活動的「橋」到一高起、隱蔽之小丘上，方便貴客如廁時，不需與凡人混雜。

火塘邊的社會動態

通珠的藏民對誰應坐在火塘邊哪個位置相當重視，火塘四邊所代表的空間有明顯之尊卑位置的分別，座中身份最高者坐於上位（[kwan²²-t^ho⁴⁴-ta²¹]）。沒有外人時，平

常一家的家長即坐於此，面對火塘間的門，可以清楚掌控人員的進出。我所住之家屋的主人即明白表示，上位在此主要相對於門，因為門進來的方向是「外」，而上位的位置正是相對的「內」，所以是上位。上位亦是家人歡迎客人來時坐的位置，當有客人進入火塘間時，坐於此位的主人身份若較低，即立刻站起請客人上座，若主人的身份較高，即會請客人坐一起；若奉茶，便在兩者間加放一小藏式矮桌。另外因為喇嘛擁有崇高的地位，通珠有半數的家戶有出家的喇嘛，家中成年的喇嘛從寺廟回來住於家中時，一般也請喇嘛坐在上位。因而，誰應坐在那個位置決定於當下火塘間內的人相互之間的社會關係，從火塘邊各人所坐的位置與關係，即清楚呈現一個家中、乃至村中成員的社會關係。

打茶處（[so²²-t^ho⁴⁴-ta²¹]）在通珠並無類似中甸城附近居民強調乃屬「媽媽打茶處」的說法，也常看到家中不同的成員盤腿坐於此處打茶給全家享用。不過誰坐此處打茶，誰坐於上位等待享用，仍清楚呈現上述家戶成員或他們與外人之間的相對性。例如客人來訪時，家中地位最高者即常在讓位後，轉而坐在此打茶待客，不過如果主人的確地位崇高（例如是一位喇嘛或是村中公認的阿佬），而客人的身份地位明顯較他低，他則會坐在上位外側招待客人，而由太太或家中的後輩打茶待客。若只有一家人在，家中地位相對較低者，則常在打茶的座位上打茶。但是打茶處亦非後輩的位置，而是相較於上位之較卑微的位置，也因此，媽媽的確常坐在此位置。家中媳婦（或上門的姑爺）及小孩則在火塘邊上位及打茶處外的另兩側。

煮菜的地方（[ku²²-jaw⁴⁴]）則明顯為女人的位置，它主要位於烹煮人的食物之鐵三腳這邊（即圖一火塘右側的鐵三腳）。家中一般由女人掌廚，不過有客人來，尤其是外地人時，與外地接觸多，較有機會瞭解漢族食物的男人，則可能在此幫忙煮一兩道主菜。一般祖母不需參與煮菜，而坐於打茶處，由下一代的媳婦或女兒主其事。

擺放東西的地方（[t^ho²²-t^how⁴⁴]）主要放農地帶回來、待處理的農作物。火塘上煮牲畜吃的大鐵鍋即在旁邊，家人在處理農作物時，即可方便地將人不能吃而牲口尚能吃的部分，如粗葉子、果皮、雜草等，丟入此鍋中煮過後餵食牲畜。⁶如果客人多時，也

6 藏民習慣上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因而會將農地或野外可以找到之各種粗糙但仍可餵養牲口的食物帶回，煮過後餵養豬或小牛。女人也常在從農地回家前採集一種他們稱為「豬食」

可於此處擺上坐墊，讓相對身份較低的客人圍著火塘坐下聊天。

一個沒有名稱的位置乃上門（入贅）之姑爺的位置。此乃位於上位的對角處，在女人煮菜處的左方。筆者通珠的主人即開玩笑說，如此方便坐於上位的父親觀察這位將繼承/管理這個家之姑爺的舉止。姑爺的角色在岳父仍健在時較為尷尬，如果他足夠能幹，此家雖仍以太太當家為名，他將會成為這個家的主人，擁有決定家內事務，尤其是處理財產的權力。不過在岳父仍具有決定權時，他卻需要扮演一個較為卑微的角色，坐在這個姑爺的位置。

父子則無此緊張的關係。兒子可以坐在父親旁邊，父親不在家時，他可以較無忌憚地佔據上位，不若姑爺需要謹慎些。當家者未結婚的兄弟姊妹在火塘間的位置則較隨意，弟弟可以坐在父親旁邊，妹妹則可幫忙煮飯，除非他們不結婚留在家中，依習俗，他們在成年後，即會離開這個家。

火塘間的家具非常簡單。平常大家在火塘邊盤腿坐，吃茶、吃飯時，火塘的木框即成為放置食物的地方；煮好的食物一般被分成小盤，給圍坐於火塘四周的家人食用。尊者位下有卡墊或麥桿坐墊，若有客人，上位在客人與主人間會加放一個小桌，放置茶、食物。其餘的家人或直接坐在地板上，或坐於木塊、矮凳上。雖然通珠每家都有一套矮凳及矮桌，但只在家中有法會或慶典招待喇嘛或客人吃飯時使用，平日在家用餐時並不用。桌子及四個凳子常分散家中，有時一、兩把凳子會出現於火塘邊。

所以火塘周圍呈現的社會動態 (social dynamics) 是非常複雜的，非刻板地從「上位」、「打茶」等名稱即可瞭解。從位置與身份的關係、座位的流動方式、及少數家具的使用，我們可以分辨親尊長幼之分，但欲深入瞭解其間運作的原則，尚須探究藏族的親屬與性別 (gender relations) 關係方能清楚說明。

親屬

藏族的親屬關係非常複雜且深具彈性，並呈現地方的特色。在制度上，我們無法

的雜草回來，煮過後餵豬。至於為何要煮過則說法分歧，有說可以殺死寄生在雜草內的蟲，但是他們平常又放牲口在外覓食；亦有說如此「好吃」，因為他們會在幫乳牛擠奶時餵食，若食物不好吃則擠不到奶；亦有強調藏民傳統就是如此，而無提供一個實際的說法。

將之歸納於任一常見之「父系」、「母系」或「雙系」，它以財產（尤其是家屋）的考量為主要運作原則，以住在同一家屋內之親人為中心組成家戶，並以家戶成員及組織的彈性調整來維持其生存適應的能力。此地藏族傳統上並沒有姓氏，而是以「家屋名」標記一個家；一個家的延續，並不依據父系、母系或雙系的繼承原則，而是以一個家財產的鞏固、有利一個家生存的考量及家名的存續為主要原則，據以做各種彈性的安排。

通珠一般以第一個留在家結婚的兒子或女兒作為這個家的繼承人，於生下第二代後，通常即被認為擁有該家「當家」的名份；雖然父母親健在時，主要仍由父母親主理家務。⁷ 當家（[sa⁴⁴-ta²¹]）乃地主之意，所以誰當家也說明由誰來管理、繼承這個家的財產，除了當這個家田地、家屋的所有/管理人，亦是延續這個家及家名的人。習慣上，家人出外打工——無論是採松茸、藥草或擔任建築工人——所賺的錢，除了留下小部分零用，也都會集中到當家者管理。

家中若有足夠資源容許分家，父母或可安排其他的兒女結婚後由本家分出去，成立新家，若家中的資源難以支持另一個家的生存，如田地、牲口太少，平分後難以提供一個家生活所需，父母親即需讓其他的兒女到別人家上門（入贅）或出嫁。父母在安排兒女的婚姻時，雖可能有重男輕女或父母親個人對某個兒子或女兒繼承的偏好，但是企圖極大化一個家的生存之考量仍常凌駕其他因素。例如兒子尚小，家中的確需要男性的勞動力時，父母親即使偏愛由兒子繼承，也常會讓姊姊當家，以取得上門姑爺的勞動力，以維持一個家有足夠的生產能力。非長男或長女當家的情況在通珠也相當普遍，一個有趣的例子即是：長子因女方家不願女兒嫁到他家，而決定自己上門到女方家，因而由老二結婚後當家；老二婚後數年離婚，有一女兒，在繼續當家近十年後，由老四的弟弟於近年結婚後接續當家的責任；如此家中增加了女性的勞動力，且不會因弟弟上門而損失一個勞動力，也讓新當家的弟弟有配偶的助力。這些都顯示通珠藏人在實踐上為因應一個家的生存，所展現之策略上的彈性。

分家通常發生在當家者第二代兒女中第二位成婚並留在家中時，例如姊姊招贅，

7 通珠人對「由誰當家」的說法相當分歧，有強調長子（女）、兒子繼承，更有「沒有規定、視狀況決定」的說法，但對如何而獲得當家的名分則有高度共識。

弟弟娶媳婦時，一個家即會面臨需要分家的狀況。「分家」的考慮尤其說明這種以財產為中心的組合方式，分家時家產與勞動力均分，分家前需要先建造另一棟家屋，考慮/決定勞動力如何適當分配，並將土地、果樹、生產工具、現金、與生活器具等財產公平分配。因而分家是一個影響到生存的重大決定，分家使得家中的財富及生存力分散，對於高原地區的藏族來說，並非理想的選擇；因而若無足夠的資源，一個家基本上沒有分家的條件。盡量「不分家」常是居住在高原環境的藏民理想的生存策略，藏族常出現之「兄弟共妻」或「姊妹共夫」的家戶組成，即與這個不分散一個家戶之能力與資源的考量有密切的關係（Berreman 1978; Levine 1988）。

這個從家產（尤其是家屋為中心）的考慮出發、相當具有彈性的親屬原則，對家中的社會動態有兩個影響：其一，它決定了一個家的成員。是引進媳婦或姑爺（也就是，兒子或女兒當家）？讓難以安排上門的兒子留在家，不結婚當「舅舅」或「叔叔」，或安排一個兒子當喇嘛，以減少分家的壓力，並保有一個部分時間在家的「出家」成員幫忙家務，並帶進一些法會接受供養之現金所得？若考慮分家，分家時如何分配原家的成員，因而分出的兩家皆有足夠的勞動力照顧土地、牲口及家中年幼的小孩？這些考慮都影響著家戶的組成。其二，這些可能的安排也影響著成員之間的關係，如父親與兒子或與姑爺的互動關係則有顯著差異，當家的女兒或嫁進門的媳婦與其他子女的互動方式亦不同；為保有足夠的勞動人口及財富而犧牲某些成員的婚姻，可能在日後引起衝突的可能，尤其是姊姊當家，留在家中的弟弟與上門的姊夫之間的互動原本即可能較緊張，因而留在家中當「舅舅」的弟弟常被容許從事較輕鬆的工作，而讓姊夫擔起繁重的工作。若分家，父母親是留在同一家或分開各到一家，分到哪一家等，都關係著一個家戶中成員的互動關係。

因而在家屋中空間位置所代表的身份、權力關係的社會動態背後，尚有一層更基本之形成家戶成員的親屬原則在運作中。因為這個原則的彈性，使得此地家的成員組成也相對變化較多，且家戶人員數目也多。一個家不但多由三代（少數四代）同堂組成，且常有一、兩位喇嘛「在家」，⁸並可能有已不會結婚之當家者的叔叔或阿姨、

8 此地的喇嘛一年中約有半年的時間在家，或於農忙時在家幫忙做一些較不粗重的工作（如照顧小孩），或在村中（或鄰村中）各家例行的年度法會中唸經。五境地區的喇嘛隸屬其

或同輩之兄弟姊妹。若弟弟出家當喇嘛，父親不在家時，年紀輕的弟弟即坐在上位，取得當家名分的姊姊及姊夫反而坐在相對的下位。

這種以財產與家屋為中心、被 Levi-Strauss (1987) 及而後其他學者——如 Errington (1987) 和 Carsten (1997) ——稱為「家屋社會」(house-based society) 的親屬原則與組織的運作，讓我們更能夠深入瞭解「父親—兒子」或「岳父—姑爺」兩代關係的形成，或「喇嘛—家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呈現在火塘間中各自所屬的空間位置。換句話說，家人之間的社會動態乃建立於這個「家屋社會」親屬原則的基礎上。

性別與空間

通珠藏族家屋社會的親屬原則雖賦予女子繼承一個家（或說當家）的權利，能幹的女兒於父親年老時或過世後能夠成為家中財產及家務的實際管理者，但在日常生活性別角色的扮演上，女性多仍扮演較卑下 (subordinate) 的角色；在空間所展現的關係動態上，此點尤其清楚。

首先，女人不會坐在上位。即使由她當家，坐在上位的仍是她的先生；當火塘間只有晚輩，在場的媽媽或奶奶只會坐在打茶處。若是女性的親友在一起，她們多會坐在打茶或煮菜的位置，而空出上位。若是許多親友登門造訪，常見的景象是，男性坐在上位處抽煙、聊天、磕瓜子、喝酒，而由女性忙著準備食物，飯後收拾殘局。

老人可說形成村中一個「身份的團體」(status group)。他們在村中德高望重，對村中重要事務的發言具有一定的份量。⁹ 他們被稱為「阿佬」，在家中常已不需從事勞動，亦常不再過問家中日常事務；有些阿佬甚且專心從事修行，每天花相當長的時間於經堂磕頭及唸經。不過女人則未有類似的身份，「阿媽」（藏人對媽媽的漢語稱呼）即使已晉升祖母，但她們仍常參與家中日常生產、照顧幼兒等事務，不若阿佬們可以過著「退休」的修行生活。

宗止貢噶舉派的來遠寺，除了輪派到特別的職務而需長住於寺廟中，喇嘛們一般只在幾個重要的節日或法會結集於來遠寺，因而「在家」的時間可以相當多。

9 現在通珠兩個社各有一位年輕的「社長」，由兩個社的成員選出，調解社員紛爭、協調工作、開會討論社中公共事務或接洽對外的事務等多由社長安排解決。相對於社長這個正式的職位，權力來自政府的制度，老人們則因德高望重而獲得具影響力的身份。

女人較居下位的狀況更表現在三樓空間的使用。三樓是「神聖」的空間，為經堂及活佛來訪時居住房間所在，亦是家中喇嘛生活的空間。專事修行的阿佬亦常一個人住在三樓，有時甚且自行打點飲食。藏人亦明言，女人不能住在三樓，女人一般除了打掃、服事喇嘛與禮佛，短暫到三樓經堂或伙房之外，多不會待在三樓，且不能在三樓睡覺。相對地，男人則可住在三樓，男客常會被安排於三樓過夜。

另一方面，家名及原家屋常留給兒子。通珠的習俗雖容許女兒繼承一個家，「當家」作為一個家的主人，不過若兒子稍後娶媳婦，決定分家，按當地想法會讓新婚的兒子留在原家屋，繼承家名，而讓姊姊分到新家，入住較為簡陋、常只有兩層樓的新房，並取新家名，用當地人的話，乃「另起一個家」。因而注重男系子嗣繼承的偏好的確存在，尤其是過去屬地主的大戶人家更會有由男系繼承的想法，而村中某些父母偏愛由某位兒子繼承也時有所聞，有的村民會說他們受到漢族「重男輕女」的影響。不過藏族富有彈性、因應生存需要調整的制度在繼承的實際安排上原本即出現非常多元的現象，此雖難以讓我們遽然認定對兒子繼承的偏愛乃漢族的影響，不過從家屋內的社會動態視之，女人的確居於較為卑下的地位。

小結

人類學家對建築的興趣不只在於建築本身，更關注文化成員如何將文化的概念與社會關係融入建築與空間格局，並於日常生活中，呈現出社會 - 文化面向與空間相互影響之辯證 (dialectic) 關係。過去藏族建築的研究多專注於用材、技術、環境及美學的設計，本篇文章除了從類似的面向，說明通珠藏民如何利用周遭環境的資源、使用傳統的舂牆及木工技術，蓋出相當適應當地氣候環境的生活空間；並從民族誌的角度，深入藏民家屋內部空間的規劃與日常生活中使用這些空間的慣習，以呈現文化與社會關係，如何與環境及傳統科技類似，同樣顯著地影響著藏族建築型式的形成。

參考書目

徐宗威 編

2004 西藏傳統建築導則。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馬麗華

2002 西藏寺廟與民居。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

楊嘉銘、越心愚、楊環

2003 西藏建築的歷史文化。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Berreman, Gerald D.

1978 “Ecology, Demography and Domestic Strategies in the Western Himalayas.” I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34: 326-368.

Carsten, Janet

1997 The Heat of the Hearth: The Process of Kinship in a Malay Fishing Commun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rrington, Shelly

1987 “Incestuous Twins and the House Societies of Insular Southeast Asia.”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2: 403-444.

Levine, Nancy E.

1988 The Dynamics of Polyandry: Kinship, Domesticity, and Population on the
Tibetan Bord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évi-Strauss, Claude

1987 Anthropology and Myth: Lectures 1951-1982. Roy Willis, trans. Oxford: Basil